

零的焦点

ゼロのしょうてん

她们很难将那样的过去坦诚相告。
因此，她们只能选择让对方合法地消失。

松本清张



南海出版公司

013065947

I313.45

733-2

零的焦点

〔日〕

松本清张 著

贾黎黎 译



I313.45
733-2



北航

C1674243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的焦点/[日]松本清张著;贾黎黎译.-2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9

(松本清张作品)

ISBN 978-7-5442-6603-1

I. ①零… II. ①松…②贾…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972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3-078

ZERO NO SHOTEN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59 MATSUMOTO Yoich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零的焦点

[日]松本清张 著

贾黎黎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苓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2版

2013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603-1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丈夫	1
第二章 失踪	19
第三章 北方疑团	45
第四章 地方名士	69
第五章 海边的墓地	81
第六章 哥哥的神秘举动	101
第七章 不为人知的过去	115
第八章 毒杀	131
第九章 北陆铁路	141
第十章 逃亡	167
第十一章 丈夫遗言之深意	179
第十二章 雪国疑云	199
第十三章 零的焦点	235

金秋时分，板根禊子经人介绍与鹑原宪一相识，并顺利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禊子今年二十六岁，鹑原大她十岁，三十六岁，两人年龄上倒也算相称。只不过，在旁人看来，这对夫妇都不算小了。

事实上，当他们二人的婚事正式提上议程时，禊子的妈妈对于新郎的“大龄”还是颇为在意：“三十六岁了还没结婚，不太可能没有过女人吧！”

禊子工作多年，有和男性同事共处的丰富经验。她觉得妈妈的猜测不无道理，却不以为意。一个三十六岁的男人总不太可能还是纯情处男，即便鹑原说他在男女关系方面如白纸一张，禊子也只会觉得他在撒谎，或者觉得他这个人窝囊。她对于那种同女性没有任何接触的男人，多少有些轻蔑。这也不能怪她，在多年与男性共事的过程中，她以女性的敏感觉察到，这类男性身上普遍欠缺一种坦荡的气概，不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他们都显得孱弱无能。

禊子真的不介意丈夫鹑原在与自己结婚以前有过其他女人。虽然她也不愿意亲耳听到他和谁谁同居过一阵子云云，但只要他们现在已经彻底了断，她也不会去责怪他。总之，只要不是现在都还纠

缠不清，她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禊子更年轻一些，她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豁达。如果她没有过两三次恋爱经历，她对未婚夫的要求可能会更为严格一些。可以说，是年龄的增长和一些感情经历让她成长，性情也变得豁达。

在公司里，禊子是男职员们公认的美女。禊子对此并不在意，但总有女同事不无艳羡地来告诉她男同事对她的看法。事实上，公司里的男职员在谈起禊子的美貌时，说得极为具体，足见他们日常观察之细致。

但是，禊子的恋爱却不尽如人意。虽说有过几段与异性交往的经历，但禊子总是在与对方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就心生畏惧，不肯让双方的感情有进一步发展，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她不敢真正地涉足恋爱，一半是因为对方没有足够的男子气概，一半也因为自己在感情方面的怯懦。禊子对恋爱信心不足，态度也不够果断，不能快刀斩情丝，热心人为她介绍对象的时候，又往往赶上她正与恋爱对象似断非断、欲分还合，于是生生错过了许多可能获得美满姻缘的好机会。等到一段感情彻底结束后，她又会变得意兴索然，把别人给她介绍的对象晾在一边，既不起劲，也不拒绝。鹤原宪一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闯进了她的生活。

鹤原是A广告公司驻北陆地区办事处的主任。前来为禊子做媒的是佐伯先生，他是禊子已过世的父亲的朋友，与A公司颇有渊源。

据佐伯先生介绍，A公司是一家广告代理公司，总部设在东京，在业界享有盛名。不过，禊子和她的妈妈对于广告代理这种职业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听得一头雾水。

于是，佐伯先生摊开一份报纸，向禊子和她的妈妈详细讲解道：“你看，这份报纸上是不是登着很多广告？一家报社仅靠微薄的卖报收入是不足以维持的，所以广告是它的一大收入来源。但是报社

自身受到一定的限制，无法与要登载广告的客户直接做交易，所以要在中间设置一个代理商，这就是所谓的广告代理。现在日本最大的广告代理商是D公司，它除了代理报纸的广告，还代理杂志、广播和电视的广告，可谓业中翘楚。A公司虽然只代理报纸的广告，但它的业务额在业界排到了第二三名，算上地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公司大约有三百名职员。总之，在广告界它算得上是一家一流公司，而我所说的鹤原，在这样一家大公司里做到了北陆地区办事处主任的级别。他为人忠厚，而且大有前途。”

经过了这样一番说明，禎子和她的妈妈对鹤原的工作有了大致的了解。虽然广告代理不像电器销售、药物制造那么通俗易懂，外行人不可能有十分清楚的了解，但至少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学历方面，鹤原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念到一半就退学了，没有取得大学毕业文凭。至于退学的原因，佐伯先生解释说是因为战争。战争结束两年以后，鹤原回到了日本，先后做过三份不同的工作，然后于六年前进了他现在供职的A公司。

说到这里，佐伯先生还特别强调了一下：“六年就升到了办事处的主任，多优秀啊。他们办事处设在金泽。”

“那结婚以后，他们要住在金泽吗？”禎子的妈妈问。

“那倒不用。鹤原先生现在一个月里有十天左右待在东京，这边也有工作需要他处理。在北陆地区设厂的公司一般都把总部设在东京，联系工作都需要通过总部，所以，他每个月都要回东京总部待上一阵子。而且鹤原先生也说了，结婚以后希望把家安在东京。”佐伯先生说。

“可是，这样一来他一个月里不是要有二十天左右都在外地出差吗？”看来这一点让禎子的妈妈很是担心。

“不，鹤原先生就快从金泽调回东京总部了。怎么说他在那儿也

工作两年了嘛，其实，在这以前有那么两三次吧，公司想把他调回来，但是每次找他谈，他都说‘再等一阵子吧’，于是就一直拖了下来。”

“他为什么不愿意呢？”

“还不是为了工作嘛！说明白点，北陆地区是乡下，没有什么大客户，工作不那么容易开展，所以鹤原想在那里多留一段日子，争取能够在自己离任以前打开局面，做出点成绩来。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他是办事处的总负责人嘛。事实上，他的确非常卖力，所以近来办事处的工作才有了点起色。”

佐伯先生解释完，又接着说：“鹤原先生也说了，如果总公司再同他提调回总部的事，他会欣然接受，正好可以趁着结婚返回东京。所以，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会长时间在外地出差了。”说完，他冲着坐在妈妈身旁倾听他们谈话的禊子笑了笑。

按照习俗，相亲安排在歌舞伎座。鹤原站在身材矮小的佐伯身旁，显得高挑匀称。禊子本想，虽然鹤原已经三十六岁了，但他一直过着独身生活，看起来应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可见面之后才发现他长得比自己预想的要老。不过，客观来说，肤色微黑的他就是三十六岁的样子，既不显得比实际年龄小，也不显得比实际年龄大。

初次见面的鹤原究一实在谈不上活泼。非但如此，他看起来十分沉重，而且那种沉重绝不同于成年人的稳重。但他脸上也会不时地露出非常愉快开朗的神情，与“沉重”的底色形成极大的反差，让周围人惊愕莫名。虽说是一次简短的会面，但禊子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十分复杂。

用餐的时候，禊子的妈妈对鹤原说：“金泽是个好地方吧。我还没去过呢。”

“不，那地方无聊至极。一年到头都阴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鵜原的回答让人觉得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才不得不留在那里的。说完，鵜原垂下眼帘，专心用刀叉吃着盘子里的食物。他眉头微蹙，露出忧郁的神情，仿佛把北陆阴冷的空气带到了餐桌上。

楨子答应了这桩婚事，就向公司提出了辞职。

2

十一月中旬，他们举行了婚礼。

为了筹办婚礼，鵜原宪一破天荒地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他们在T会馆办喜宴的时候，公司里的一位董事兼营业部部长特意前来为他们致贺词：“鵜原君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我们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这样说诸位可能觉得很老套，但是请大家继续往下听。别忘了我是鵜原君的上司，作为他的上司，我能在这里讲这番话，就意味着鵜原君今后的工资得到了保证。所以，请新娘不必担心。怎么样，我的致辞不落俗套吧？”

听到这里，喜宴上的宾客们都笑了起来。

“今天我和新娘是第一次见面，新娘优雅的气质和美丽的容貌让我惊叹不已，我仿佛能够明白鵜原君为什么能在迄今为止的三十六年里抵制住各种诱惑了……当然到底有没有受到过诱惑我也不清楚。原来辛苦等待都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作就是四处游说拉广告，靠的就是坚忍的功夫。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今天我很得意，因为我觉得鵜原君能在忍耐了三十六年之后，找到这么光彩照人的妻子，与他在我们公司受到的锻炼不无关系。”

宾客席上传来阵阵笑声。楨子端庄地坐在座位上，低头听着这位董事的致辞。当时在她听来，这不过是一位善于讲场面话的人普

通的致辞，但是很久以后，她才从这些致辞中体会到某些真意。

鹤原的双亲已经亡故，他只有一个已经成家的哥哥住在青山，今天也携妻子出席了婚宴。鹤原的哥哥胖墩墩的，同他长得一点都不像。听说他是一家贸易公司的科长，几杯酒下肚后，便憨态可掬，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他的妻子，也就是禊子未来的嫂子却身材瘦削，眼梢微微上吊，颧骨高高的。鹤原宪一的颧骨也很高，说不定会有宾客把嫂子当成鹤原的姐姐。

结婚之前，鹤原一直住在青山的哥哥家里。因为与禊子结婚，他在涩谷租了一套新建的公寓。公寓建在一个山坡上，站在窗前，城市浮华尽收眼底，璀璨的夜景是房间里最好的装饰。

可能是婚事定下来不久就举行了婚礼的缘故，结婚之前禊子根本没有机会与鹤原单独会面或是一同散步。不过，即便婚事不这么仓促，他们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结婚之前，鹤原一直远在金泽，根本就不在东京。而且禊子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于婚前的接触有着热切的向往了。对于自己未来的丈夫——鹤原宪一，虽然只是在相亲时匆匆一见，禊子却觉得已经足够了。

当然，禊子对于鹤原的感觉与那种主动喜欢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首先，鹤原宪一身上还有许多禊子不了解的地方。除了工作单位、工作内容以及与兄嫂同住以外，她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决定结婚的时候，禊子认为这些足以让她了解鹤原宪一是怎样的人。人们对于未婚夫或未婚妻的理解，不就是建立在这些笼统的表象特征上的吗？人们在选择配偶时，根本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慎重，不独自己在选择鹤原宪一时是这样。对方身上那些未知的部分虽然让人心存恐惧，但也正是吸引人的魅力所在。等到结婚以后，逐步褪去神秘的面纱，心中原有的那份对未知因素的恐惧才会渐渐消失，心动与爱恋便也融入平凡的柴米油盐生活之中。

祢子提出新婚旅行想去北陆，也许正是急切想要了解鹤原身上未知的那一部分。北陆是鹤原工作的地方，她才迫不及待地想要去那里看看。听说那里有阴霾的天空和波涛汹涌的大海，每当祢子幻想着北方大海的壮观景色时，总免不了产生要去那里亲眼看一看的冲动。

但是，媒人佐伯却带话来说，鹤原宪一希望新婚旅行去热海、箱根一带，或者索性更远些，去关西。

“鹤原君说他提不起兴趣去北陆，可能是因为一直在那里工作，看惯了那里的景致，他说难得有机会可以出去旅游，不如去些热闹、漂亮的地方。”

听了这番话，不知为什么，祢子想起了相亲那天鹤原宪一微蹙的眉头，那让人联想起北国之阴霾的忧郁神情。

祢子并没有同意鹤原的建议。她坦言，自己对箱根以及关西地区不感兴趣，不如去信州地区，从信州去木曾转一转，再去名古屋，最后从名古屋返回东京。适逢金秋，正是红叶如火的季节，不妨来个红叶之旅。

虽然在新婚旅行的地点上稍有分歧，但最后总算取得一致。婚宴结束之后，夫妻二人按计划直接赶往新宿站，坐上了二等车。

他们抵达甲府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旅馆已事先定好，那里的老板提着一个灯笼，在车站接他们。

简单寒暄之后，那个老板叫人把车开过来，送他们二人上了车，殷勤地替他们带上车门，并向他们鞠了一躬。望着车下的老板，祢子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上了这辆车，自己便踏上了人生的歧路。

旅馆位于汤村。他们的房间前面有一个宽阔的庭园。据说，白天还能看见富士山，但他们到时却是一派阴暗幽深的景象，只能看

见紧邻窗边的草坪和岩石。

女招待刚一离开，鹤原宪一便走到禊子身边，伸开双臂搂住她的脖子，深深地吻了下去。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热。在车上的时候，鹤原显得成熟稳重，但在这一刻，却迸发出年轻的激情。

“一会儿，女招待会进来的。”鹤原许久都不肯松开手臂，禊子只好拼命地挣脱开，劝说道。

果然，没一会儿女招待就走进来了，还好那时鹤原已经放开了禊子。为了尽快平稳气息，不让女招待有所觉察，他朝墙边的沙发走去。

到了洗澡的时候，禊子说想分开洗。

“为什么？”鹤原半是惶恐地问道。

“就这一次。”禊子担心女招待隔着纸门偷听他们的谈话，特意压低了声音，垂头说道。自从鹤原称赞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开始，她不自觉地形成了低头悄悄往上看习惯，这样更能显得她的眼神娇羞、妩媚。

晚上，旅馆的大厅里传来唱片机的音乐声，经久不消，大有要彻夜狂欢的势头。鹤原对于跳舞一事兴致甚少，但推不过禊子的真心邀请，只好一起去了大厅。大厅里有几对年轻人正随着一组节奏欢快的舞曲翩翩起舞。他们看来也就二十二三岁的样子，想必是公司组织出来度假的。

禊子先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才微笑着对鹤原说：“我们也来跳吧。”

鹤原的舞跳得很好，远远超出禊子的意料。禊子和他跳了一曲又一曲，随着旋律旋转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推迟了幸福的来临，这一天来得有些太晚了。

禊子的眼睛噙满了泪水，这是决定结婚以来，第一个让她感动的时刻。

用过早餐之后，上午他们夫妻二人驱车去了升仙峡，那里挤满了观赏红叶的游客，他们的车在狭窄的路上被堵得动弹不得。

鵜原宪一跟前一天没有任何不同。他的神情流露出三十六岁的男性特有的沉静，举止也稳重大方。单看外表，他一如以前。但是，经过了昨晚，禊子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发现了某些以前她不知道的部分，也许鵜原对禊子的了解也加深了。其实结婚之前，有很多男性自以为对自己的未婚妻很了解，但同时也充满了不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很多男人在经历了新婚之夜后，脸上会流露出放心的神情。

鵜原宪一也不例外。是什么让他放心了呢？是因为他发现禊子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姑娘吗？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丈夫了。虽然外表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态度以及神情无不流露出作为丈夫的骄傲。

“你是第一次来升仙峡吗？”鵜原欣赏着在溪流上方摇曳的红叶，体贴地问。

“是的。”禊子低头答道。

“哦，那太好了。”鵜原微微一笑，表示十分满意。

以前禊子很讨厌别人用这种像和孩子说话一样的口吻同她讲话，可是现在……不，应该说现在她也不喜欢，只不过因为说话的人是自己的丈夫，才可以容忍他在自己面前流露出那种孩子般的傲慢。禊子能够这样想，说明她已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向鵜原宪一妻子这个角色的转换。新婚夫妇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向对方撒娇或是自己在容忍对方向自己撒娇，就意味着他们开始了感情的磨合。

下午他们在甲府乘上了火车。从右手边的窗户望去，能够看到连绵起伏的八岳山和山脚下蜿蜒伸向远方的原野。鵜原宪一倚着车

窗，眺望着窗外的景致。行车至此，窗外已是一派冬日荒芜的景象。树木凋零，落叶铺地。禊子悄悄打量着自己的丈夫，他颧骨高耸，眼角堆满了细纹，露出十分疲惫的神情。禊子暗暗地想：是啊，他毕竟已经三十六岁了。

即便是同一个人，婚前婚后的感觉也绝对不同，这与交往的时间长短无关。禊子忽然意识到，自己此刻是从妻子的角度看鹤原的。一想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和精神都完成了从少女到少妇的转变，她的内心一阵惧怕。

鹤原收回投向窗外的目光，说：“怎么样？”他仿佛感觉到了禊子适才对自己的注视。

“没什么。”禊子晕生双颊，她觉得丈夫的这句话语带双关，仿佛在询问他昨夜的表现如何一样。

火车穿过信浓境内，朝富士山加速驶去。在高原的斜坡上，零星点缀着些小房子，远远地能看到红色及蓝色的屋顶和雪白的墙壁。

“真美啊。”禊子低声说道。

鹤原朝禊子望的方向瞥了一眼，随即摊开膝盖上的杂志。他的眼神一片茫然，不像在看杂志，倒像在想什么心事。

过了一会儿，他把杂志放回原处，仿佛下定了决心般对禊子开口说：“听说这次旅行你原本想去北陆。”说完，他点燃了一根烟，眼睛随即眯了起来，好像这袅袅轻烟熏到了他的眼睛似的。

“是的，”禊子低头答道，“我也许太任性了，可我真的很想去那里看看。”

“那里的景色可没有这儿美。”

鹤原所说的“这儿”指的是禊子刚刚称赞过的富士见高原的景色。说完，鹤原又喷出一口烟来。禊子总觉得他的话里带有很强的排斥感，总之就是不希望她去北陆。好像婚前他也说过，早已看腻了北陆的

景色，所以结婚旅行绝对不想去那儿。鹤原口中喷出的烟撞在车窗上，贴着窗玻璃四处弥漫开来，朦胧了窗外的风景。

祢子不由暗暗猜测，为什么鹤原那么讨厌北陆呢？仔细想来，鹤原有这样的想法也在情理之中。新婚旅行大家都想去有个新鲜感的地方，谁会选择去自己每天工作的地方度蜜月呢？再说，鹤原在北陆任职已有两年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每个月都有二十天待在金泽，只有十天留在东京，几乎成了一个地道的金泽居民。在这种情况下，鹤原新婚旅行想要选择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理解。虽然他最初提议的箱根、热海以及关西之旅平淡无奇、毫无新意，但只要想想他平时看到的都是北陆荒凉、冷寂的景色，二者对比之下，他为什么会想去箱根、热海地区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有一点祢子不能理解。她只是想要看看自己丈夫工作的地方啊，鹤原宪一为什么迟迟不肯答应，而且还很不高兴呢？他看起来似乎将此事完全封闭在心中，这让祢子觉得丈夫跟自己之间的距离猛然间拉远了。

“你呀，是不是因为从小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才很向往北陆的北国风光啊？”

鹤原注意到了祢子脸上不悦的神情，堆起笑脸，试探似的问。

“不过，要追求诗情画意，信浓、木曾这些山区也有很多地方可去。再说，北陆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下次带你去好吧？”鹤原好言劝道。

听了他的话，祢子忽然想起小时候缠着妈妈给自己买东西，妈妈却随便用些小玩意儿把自己给打发了的情景。

諏访湖美丽的身影出现在左侧窗外，鹤原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把两个人的行李一件件取了下来。祢子刚伸出手要帮忙，鹤原就拦住了她，说“不用”，把两个人的行李都拎在自己手里。

“不好意思。”祢子说。这句道歉是为了自己刚刚的任性，但不

知道鹤原是不是了解自己的用意。实际上，她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任性之处，只不过觉得假想式的自责会为自己平添一分小女人的可爱而已。

在上諏访站，也有一个旅馆的老板在等候他们，老板殷勤地招呼说：“请问需不需要坐车？倒也不远，走个七八分钟就能到。”说着伸手接过了他们的行李。

“让我想想。旅馆挺近的，走着去很快也就到了。但还有这么多行李呢，还是坐车吧。”鹤原回答说。他的话听起来好像以前来过这里似的。

旅馆距离湖边略有一段距离。即便推开窗户，也只能看到近处小小的庭园，看不到湖水。他们所住的旅馆与另一家旅馆比邻而居，中间只有一墙之隔。禊子原以为住在这里会有湖景可赏，稍稍有些失望。

“客人们都说呢，要是能从这里看见湖水就好了。”女招待边为他们添茶边说。

虽然少了湖景做伴，他们入住的房间倒是上等。

“一会儿我们一起去湖边散散步吧。”鹤原说。

女招待刚一离开房间，鹤原就来到坐在榻榻米上的禊子身旁，弯下腰来深情地吻她。他嘴唇厚实，吸吮有力，跟禊子前一天晚上体验到的完全一样。在鹤原的热情进攻下，禊子几乎要被他按倒在地，只好伸出一只手去撑在榻榻米上。可是鹤原丝毫没有要放开她的意思。

禊子在结婚以前也有过几段恋爱经历，但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具有如此强烈的野性。在开放的外部世界里，鹤原举止稳重，可一回到私密的二人世界，他被压抑的激情便完全迸发。在他放肆